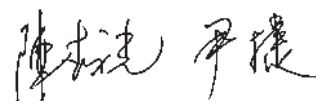


物格無止境，理運有常時

——我們所認識的楊振寧先生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由陳越光撰寫，第四節由尹捷撰寫。

在我們眼中，楊振寧先生是站立於山頂的科學大師，也是會支持我們做事、可以一起在沙發邊喝茶邊聊天的明哲長者。

一 初見楊先生

2021年9月22日我應邀去清華大學參加「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賀楊先生百歲華誕」，看到楊先生因腰不好不能自如行走，左右兩人攙着他進會場，頗為感慨百歲人生多不易；然而當楊先生手持話筒侃侃而談，沒有講稿，依然語調平穩持重，思路清晰流暢，一如既往的家國情懷……我不覺想起三十年前和楊先生第一次相見的情景。

1991年6、7月間，我在「走向未來叢書」顧問鍾沛璋先生的幫助下，以「為外祖父掃墓」提出申請，獲得赴港三十天的往返簽證。我在香港三周，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老朋友金觀濤、劉青峰的家裏。這是我第一次出境，對於另一種制度下的另一個天下，自然充滿好奇，當時正值「八九」後、鄧小平南巡前的時間節點，在香港的知識份子也都關心中國大陸會怎麼樣，不少人願意和我聊聊。觀濤、青峰和陳方正帶我見各方朋友，既有金耀基先生這樣的香港學問家，也有沈君山先生那樣過往台港的科學家，談論的主題都是對中國大陸現狀和趨勢的判斷，以及知識份子可以做甚麼。一日，觀濤告訴我第二天中午和楊振寧先生一起吃飯，「我介紹了你，他希望你一起去聊聊」。



楊振寧先生在「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賀楊先生百歲華誕」會上講話，右二：陳越光，攝於北京，2021年9月22日。（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楊振寧的大名自我青少年時代就已如雷貫耳，但這大師般的人物實在離得太遠了，談論都不及啊！此前唯一一次論及到是1988年《河殤》播出，我那時正負責籌建中國殘疾人雜誌社並創辦《中國殘疾人》月刊，一天我將《河殤》的錄像帶送給鄧樸方，在他家裏聊起各方面對《河殤》的熱評。當時楊先生有一個批評意見，《參考消息》刊登了，我說起楊先生的評論，並順帶提到一些青年知識份子對楊先生評論的譏諷：「他既然那麼愛國，為甚麼不回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不料樸方很嚴肅地接了一句：「這也太不厚道了！」我吃了一驚，其實，我只是轉述各種看法，倒是樸方的態度令我記憶深刻。



楊振寧、陳越光、金觀濤，攝於香港中文大學，1991年7月。（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真要和楊先生見面，難免也有幾分激動，但楊先生的隨和樸實出人意料。楊先生當時也在香港中文大學，那天中午他一個人來到中國文化研究所觀濤、青峰的辦公室，很隨意地聊天，青峰為我們拍了張照片。然後楊先生自己駕車，帶上我們三人去了一家簡易的小餐廳吃飯，楊先生請客。那天聊天的主題自然還是對國內的情況判斷，具體說甚麼不記得了，想必是我介紹得多，觀濤分析解讀得多。但楊先生說的一個判斷卻是頗出意料，在後來三十年則被歷史印證了。當時一般人分析判斷中國形勢，激進和悲觀交織，沉穩者也多慮會陷入類似勃列日涅夫 (Leonid I. Brezhnev) 時代，即回到 1950、60 年代的封閉中。而楊先生說：我有一種感覺，現在的中國大陸很像 60 年代初的台灣，正是開始起飛的時候，這個勢頭應該不會改變。

初見楊先生，轉眼三十年已過。

二 請楊先生擔任古詩文誦讀活動顧問

1998 年初，在南懷瑾先生的提議下，我和徐永光策劃在「希望工程」的基礎上發起一個「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我是這項工程的全國組委會主任，永光是指導委員會主任，南先生任名譽主任。邀請顧問時，我先請了張岱年、季羨林、王元化、湯一介諸先生；此時，我擔任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已多年，人文學界的人脈自是不缺的。我突發奇想，要請一位科學界的德高望重者任顧問，可以更有號召力。最好的人選當然非楊先生莫屬，但我七年前與楊先生見過後，和他並無聯繫。我朋友中和楊先生最熟悉的是陳方正，方正當時擔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他早期任中大秘書長時就和楊先生熟悉，後來又一直擔任楊先生海外基金會的司庫。我和方正通了長長的電話，要他代為邀請楊先生擔任我們誦讀工程的顧問，方正的答覆是：「可能性不到兩成，他身體很不好，心臟做了搭橋手術……但我把你的意思轉達到。」出乎意料的是兩天後，方正回覆的信息是「基本同意」，我隨即給楊先生寫了信和正式邀請函，傳真給他。

1998 年 5 月 20 日，擔任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顧問的楊先生為工程題詞：「熟讀古詩古文，一生受用無窮」。1999 年 4 月 3 日，我在上海組織



楊振寧先生為「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題詞，1998 年 5 月。（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一個「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座談會」，王元化、金庸、湯一介、龐樸、樂黛雲、陳平原、葛劍雄、趙鑫珊、陳尚君等學者到會，楊先生沒能與會，但也傳真給我一個簡單的書面發言，其中一段後來選登在《人民日報》上：「在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父親教我背誦了幾十首唐宋詩詞。記得似乎是從『牀前明月光』開始。有些詩句，例如『少小離家老大回』、『不教胡馬度陰山』，很容易懂。許多別的詩句雖然不全懂，但是小孩子很容易就學會了背誦。70多年來，在人生旅途中經歷了許多陰晴圓缺、悲歡離合以後，才逐漸體會到『高處不勝寒』和『鴻飛那復計東西』等名句的真義，也才認識到『真堪托死生』和『猶恐相逢是夢中』是只有過來人才能真懂的詩句。」^①我想，這段話是他題詞的最好說明了。

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實施八年，有約八百萬少年兒童參與，帶動了他們背後幾千萬位家長，加上幾千場活動、幾百家媒體的傳播，實現了讓十分之一當代中國人受到優秀傳統文化的薰陶，推動了繼往開來的時代氛圍，而楊先生的支持和精神感召，即是重要推動力之一。

三 楊先生與《科技中國》創刊

2003年秋，我接手了國家科技部主管、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科技畫報》，但我不想做畫報，想辦一份高水準的科技月刊，中心領導在「經費你自己解決，出版署你自己疏通」的前提下同意改刊為《科技中國》月刊。《科技中國》的定位是一本高水平而又能夠跨越專業藩籬的雜誌，是科學家、科技企業家的社會論壇，是產業政策、行業趨勢的分析平台，是科技資訊、企業信息的交流平台。

《科技中國》是我和陳方正聯手的產物，我擔任雜誌社社委會主任兼主編，方正為顧問。在我落實了改刊批准文件和資金後，面對的第一個考題是能否組成一個高檔次的編委會，我們想到的第一個關鍵人物自然是楊先生。我寫了《科技中國》發刊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和一份辦刊設想，請方



楊振寧先生任編委的《科技中國》雜誌，2004年6月創刊於北京。（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正送給楊先生。2003年9月21日晚上接到方正的電話：「楊振寧同意當編委了！」方正說楊先生看了我寫的材料後說：「看起來也不是一定辦不成的。」對於這個評價，我聽了覺得氣餒，方正則告訴我：「很好啊，楊先生這就是認可啊！」

有了楊先生的加持，方正一口氣邀請了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中大副校長楊綱凱、植物學家辛文院士、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饒毅；我設法邀請了中國工程院名譽主席宋健、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天文史學家席澤宗院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白春禮、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所長楊煥明；主辦單位則推薦了前科學技術部副部長惠永正；後來我們又邀請了圖靈獎 (A. M. Turing Award) 獲得者姚期智。這個編委會名單可謂一時之選，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這樣一個編委會組建，僅憑我和方正之力是不可能的。我去請前國務委員宋健同志，只是把我寫的《科技中國》發刊詞、一封邀請信和楊先生等已確認的編委名單發傳真給他，就獲得了他的同意，這主要是有賴於楊先生的名望和影響力。

一本新刊物能不能迅速站得住，就看是否有一批有影響力的作者願意賜稿。《科技中國》創刊前期，楊先生給了很大支持，我們刊發的楊先生文章有：〈愛因斯坦對二十世紀理論物理學的影響〉(2004年6月創刊號)；〈中國，難以想像的成功〉(2004年10月號)；〈尊重《易經》，但不是不可批評《易經》〉(2004年12月號)；〈物理學的前景與學習方法〉(2005年1月號)。在楊先生的帶動下，《科技中國》這本新刊物也就常常有名人大家的文章刊出。

《科技中國》創刊號出刊後，雖然我和方正的自我感覺不錯，但我心裏還是有點忐忑的。兩件事鼓舞了我：一是出刊三周後接到楊先生秘書電話，楊先生還要三本《科技中國》。二是我想給國家駐外領事館贈刊，但寄往世界各地領事館的郵費太貴，就和外交部辦公廳聯繫，希望由他們分寄；電話聯繫時，對方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你們送刊要我們寄？」但等收到刊物後請示領導，居然得到了同意。2005年4月，新加坡做科技出版的潘國駒先生來聯繫承接《科技中國》的海外發行，他是楊先生的朋友，說在楊先生那裏看到這本期刊，覺得很好。

辦《科技中國》雜誌時，我設計了一個和刊物平行的「科技中國論壇」系列，比如和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聯合主辦的「整體自洽醫學理論與大醫精誠」論壇、和法國梅耶人類進步基金會 (FPH) 合辦的「科技進步與社會協同治理的國際思考」論壇、和中國風能協會合辦的「中國風能產業發展高峰論壇」、和北大醫學部合辦的「『醫學與人』論壇」，等等。而讓「科技中國論壇」一舉打響的是2004年10月23日和清華高等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論壇，因為楊先生出席論壇並發表主題演講。那天三小時的論壇氣氛十分熱烈，最高潮是對於陳方正提出「中國科學的真正成功在中醫藥，中醫藥是今天甚至未來中國對世界科學的最大貢獻」的觀點，楊先生當場表示反對，因此引發熱烈爭論。



左起：陳越光、聶華桐、陳方正、楊振寧、董光壁、吳明瑜、劉鈍、吳國盛，攝於北京，2004年10月。（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關於這次論壇，除了《科技日報》、《光明日報》、《科學時報》、《中國新聞周刊》、《新京報》、《東方早報》、中國教育電視台等到會採訪外，約六百家網站做了報導。後來湯一介先生還寫了長篇文章〈一個哲學家的回應〉來回應論壇的討論（《科技中國》，2006年12月號）。我當天的日記上寫有：「下午在清華舉辦『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發展的影響』論壇。楊振寧、董光壁、陳方正主講，吳明瑜、劉鈍、吳國盛做嘉賓評論，聶華桐和我主持。原定三點開始，



楊振寧先生在「科技中國論壇」發表主題演講，攝於北京，2004年10月。（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不到二點半就擠不下了，連中國科協副主席徐善衍都被擋在外面，他沒請柬！好在我見到請他到第一排坐。隨後換會場，仍是擠不下，走道、台前地下都坐或站滿聽眾。發言熱烈，氣氛很好。快六點結束。除楊振寧外，我們一起吃了飯。晚上回到單位，發第十一期稿。」

《科技中國》創刊三年後，我離開了雜誌社，但2014年1月6日老友方正來電話：「你看，你做過的事就有人記得啊！」原來楊先生找我索取2004年12月號的《科技中國》。

四 閒談中的楊先生

2018年尹捷開始寫《北京三十年》，陸續記敘三十多年來她在北京接觸的人與事，其中有一篇是關於楊先生的。文章寫完後她發給楊先生夫人翁帆女士，請她和楊先生過目；翁帆提出一點建議，並回微信說：「楊先生還說，沒想到越光的太太還很會寫文章。」本節「閒談中的楊先生」就是其中部分摘錄，所以下面的第一人稱是尹捷：

2013年秋，有一天越光問我是否想見見楊振寧先生，他說陳方正來北京了，約了楊先生夫婦和我們幾個老朋友一起聚聚。此時說到楊先生，他已經不是一個遙遠的陌生了，除我之外，要相聚的人和楊先生都早已經熟識，因此關於他的各種故事我已經聽過很多。當然除了他們這些「正規渠道」來的信息，漫天飛舞的各類報導、評論，顯而易見違反常識的假消息我也經常能看到，因而見見「楊大師」真人對我是有吸引力的。在聚會前，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胸有成竹要去參加面試的人，不過考生是楊先生，我需要做的是將這位名人歸類打分。然而那個秋日的黃昏，當他微笑着快步走進餐廳，和朋友們一一打招呼聊天時，我居然忘了自己來的初衷，我被打動了，確切地說是被楊先生的平和親切，以及談話的智慧感染了。在當晚的日記中，我這樣寫：「晚上陳方正在中關村的蘇浙滙請客，楊夫婦，觀濤夫婦，我們夫婦共七人，我負責點菜。楊已經九十一歲了，但是席間他思路清晰，非常健談，絲毫沒有一般老人的表達遲緩和詞不達意。只是聽力不行靠助聽器。翁帆比料想中的要單純，應答也得體，為人低調。楊有非常好的談話技巧。」我說楊先生的談話技巧非常好，是因為那天他始終把握着談話的方向，在一個個主題的切換過程中揮灑自如，也讓在場各位有話可說。此後熟識的朋友們和楊先生相聚，我也常去湊熱鬧，每回他都有很多故事可講，年代和事件性質的跨度很大，充滿趣味。2019年10月的一次聚會臨近結束時，我發了一句感慨：楊先生是一個裝滿了故事的盒子。陳方正夫婦那天正好也在場，方正立刻接了一句：楊先生本身就是個故事。我很贊成，尤其以後在人們的傳說中，他一定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當晚還有一件趣事，做科學史研究的劉鈍教授那天也

來了，他剛剛在希臘雅典得了柯瓦雷獎章 (Koyré Medal)，這是此獎項自 1968 年創立以來首次由中國人獲得；恰巧翁帆在努力鑽研了幾年後也剛取得了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博士學位，因此我們說要為他們兩人乾杯慶賀。楊先生笑着說：你們把兩件性質質量完全不同的事情混為一談了！大家哄笑起來，歡樂的氣氛在空中飛揚。

那晚還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楊先生在談到 1971 年他從中國返回美國後遭到了聯邦調查局 (FBI) 的盤問，他當即想到了之前錢學森在回國前被美國扣留的往事，於是將秘書叫進來以作為在場證人。眾聽者中陳方正因為在香港負責過大學行政工作，頗具法治意識，他立刻問道：依照法律，你是否可以拒絕他們的盤問？楊先生回答說當時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在聽着這一問一答時，我快速在心中計算，這件事情發生時，楊先生已經在美國工作生活二十六年了。接踵而來的念頭便是：即使在以法治著稱的美國生活多年，楊先生骨子裏還是一個切切實實的中國人。

楊先生是我們安徽人，如今說話口音裏還能聽出一絲鄉音。有一種親切叫鄉情，儘管楊先生名氣大，聲望高，然而對我來說他卻是個無拘無束、平易近人的長輩。我性急直率，沒有資格請教專業問題，但又不甘當旁聽生，因此稍稍熟悉以後，每回見到楊先生，就會抓緊機會，向他提出許多有關中國社會現實的尖銳問題。我總是想知道，一個在美國生活、工作多年的物理學家看這些問題會和我有甚麼樣的不同。記得有一次以直率著稱的饒毅教授也在場，今天我已經不記得我當時的問題了，但是記得饒毅聽到我毫不猶豫發問時吃驚的眼神。但楊先生從不見怪，也並不閃爍其詞，總是以長者的態度，溫和坦率地談他的看法。當然，他對不少問題的看法並非和我的認識一致，這是意料中的。

「我閱歷了近一個世紀來中華民族困苦和發展。希望你們不要忘記，生活在今天的你們很幸運。記住你們可能在歷史上將要扮演的角色，繼續努力，為自己、為民族、為國家創建一個美好的未來。」這是楊先生勉勵年輕學子的話，我相信這是他發自肺腑的。然而我有時會有這樣的疑問：楊先生有如此強烈的愛國情懷，他在美國做研究、得獎、教書期間正好是中美冷戰時期，那麼他是在甚麼樣的個人情感中度過這段時間的呢，是一直很壓抑嗎？遠離故國的他又是怎樣處理情感和理性的衝突的呢？很多次我想問他，但總覺得難以開口，畢竟這是楊先生的私人情感，不料有一次他無意中自己提起了這個話題。他說起在美國讀書期間，前兩年幾乎沒有思鄉、思念親人的感覺，他被一個嶄新的世界所吸引，全身心投入那個可以安穩做研究的環境，每天都在物理世界中追尋。直到第三年他弟弟去美國看他，突如其來的思鄉情緒將他淹沒了，他無比想念家鄉和家人。就在他平靜地說着這些七十年前的經歷和感情時，我的問題有了答案：「科學雖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我想當年楊先生的精神世界大概就是在這兩者之間穿梭。物理世界的奧妙吸引了這位年輕學者，在這個世界裏，沒有家鄉，沒有國家，宇宙間的定律成為他朝思暮想

的親人；弟弟來了，帶來了家的溫暖，當他回歸常人的世界，祖國、親人便如遠處的燈塔，提醒這個在宇宙中漫遊的人在地球的東方他是有家鄉的。

2014年秋天朋友們聚會時，九十二歲的楊先生談到了他的好身體，也談到自己後來遇到的好機會。記得那天他給我們講從早年抗戰時在西南聯大讀書，到後來的美國經歷。他坦率地說即便在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他也從來沒有真正遇上要餓肚子的時候，只是吃得差一點而已。聽着，聽着，我便開始分心，我經歷過中國60年代初那幾年饑荒，儘管那時只有幾歲，但是記憶深刻，至今見到玉米糊就想吐。我還讀過描寫夾邊溝勞改農場右派們在那時的飢餓倒斃狀態的文章，在那裏勞改的許多知識份子和楊先生是同一代人。我想，對此楊先生當然不會不知道，像他的老朋友、早年回國任教的芝加哥大學同學巫寧坤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又比如說在中國停止了十年的大學教育使得多少人永遠失去自己的理想。再比如我這般年紀的人，文革後雖說趕上了大學的末班車，然而初等、中等教育是在文革的喧囂中度過，最基本的文化常識也是不清不楚的，並沒有機會像他一樣，讀高中時在名師指點下背《孟子》。

回想那天聽着楊先生的一席話，不平之感油然而起，我很想說些令他難堪的話，起碼要讓他覺得掃興。然而，理性卻告訴我這筆賬不該由楊先生來「埋單」。在充滿陷阱和苦難的年代，他因自己沒有困在其中而坦然，這並沒有錯；一個在美國度過了幾乎半個世紀的物理學家，說真話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於我，兩相比較，無論是否心有不平，無論舊時的陰影在我心頭刻下了怎樣的印記，和楊先生聊天時我常常要提醒自己需要“agree to disagree”（贊同不同看法）。

楊先生對於中國的情感和前途的信心眾所周知，然而關於中國的前世今生，他這位在西方生活了多年的物理學家又能了解多少？有時我會納悶楊先生究竟是如何來認識、判斷在錯綜複雜的全球關係中的中國的呢，他的依據



左起：謝犁、尹捷、翁帆、楊振寧、劉青峰、金觀濤、陳越光、屈向軍，攝於北京，2018年12月。（圖片由謝犁提供）

是甚麼？我猜大約有不少人和我有相同的疑惑。有一次我和越光談起這些令我困惑的事，他給我講了幾樁他和楊先生之間來往的故事。有一回他和楊先生談到文化傳統對現代中國的影響，越光介紹了梁漱溟生前未出版的著作《中國——理性之國》一書，楊先生極有興趣，說一定要去找來讀。但此書只收在《梁漱溟全集》中，沒有單行本^②，越光便為楊先生複印了此書並快遞給了他。兩天後，翁帆微信說楊先生認為此書很有深見，楊先生也給越光電郵說「是好書」。這一年楊先生九十七周歲，越光說楊先生這種終身學習的人生態度是他的榜樣。也是在這一年，越光送他自己新寫的《謙卑》，因為此書是中法跨文化命題作文，法國作者〔冉刻 (Michel Zink)〕是從「羞辱」的角度來展開的^③。收到書的第二天下午楊先生給越光回了郵件，他這樣說：“your article reminded me of the attached 1997 article”（你的文章讓我想起了附件給你的1997年的文章）。他給的附件是1997年7月20日發表在《明報》上的他在香港回歸時的一個演講，講了中英兩國都是雪了國恥，因為鴉片戰爭是中國的恥辱，同時是英國的羞恥。為此他引用了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1947年的一本小書 *Civilization on Trial*（《審判文明》）中說到母親告訴他有關鴉片戰爭的事情：「給了我贖罪性的羞恥感」，此外楊先生在演講中還討論了美蘇中三國的狀態以及中國文化的韌性對於中國前途的影響^④。此後就湯因比的文章楊先生和越光還有更深入的交流。

聽了越光的小故事，我想起了諺語：“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意識到這一點，我對楊先生的觀點來自何方，他對政治和文化有多少發言權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對於這些問題，他的態度猶如一個物理學家追尋宇宙定律，即便他已將近百歲，仍然在學習、了解、追尋、探討中，他始終在路上。

百年一瞬，華彩長存，我們深深祝福楊先生！

註釋

① 〈搶救記憶的黃金時代〉，《人民日報》，1999年4月22日，第12版。

② 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收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頁201-486。

③ 陳越光、冉刻 (Michel Zink) 著，金絲燕譯：《謙卑》（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9）。

④ 楊振寧：〈從國恥講起〉（1997年7月20日），載楊振寧著，翁帆編譯：《曙光集》（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263-66。

陳越光 中國文化書院院長

尹捷 北京教育學院副教授